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總纂委員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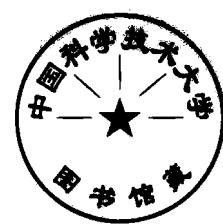
文海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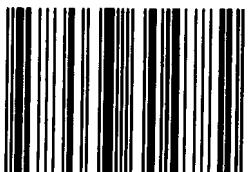
第 九 冊 子 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 07 號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2000/09/20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7.125 印張

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 子部第九冊目次

## 子部·儒家類

性理群書大全七十卷(二)

題 玉峰道人輯

一

說理會編十六卷

〔明〕季本撰

二五三

性理群書大全七十卷(二)

題 玉峰道人輯

一

首都圖書館藏明刻本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馮繼科刻本

雙江先生困辯錄八卷

〔明〕聶豹撰 羅洪先批註

四〇九

中山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五年薛茂杞等重刻本

四七四

研幾錄不分卷

〔明〕薛侃撰 鄭三極輯

五一八

中山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一年刻本

庸言十二卷

〔明〕黃佐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一年刻本

六九六

慎言集訓二卷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同治錢塘丁氏刻當歸草堂叢書本

七一八

辨惑續編七卷附錄二卷

〔明〕顧亮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成化五年刻本

七一八

# 性理群書大全七十卷

(二)

題 玉峰道人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性理群書集覽七十卷》提要

性理群書集覽卷五十六  
學十四 論詩

問詩可學古程子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妙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此言甚當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閑言語○邵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真風流人豪也○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在交花此詩形容得若然之處集覽石曼卿按宋鑑石延年字曼卿宋城人於少以文章自負嘗落世事自願不合時乃方用猶真宗特為太子中允嘗進備選不報已而西正聖考五十八其為詩文尚意氣傳

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曷下如何耳是以古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造辭之善否全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况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施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或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曰關關雎鳩出在何處○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箇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當住聖卷之五十六

古今學藝編

其不應事時平淡自得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其真味

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古詩須看西晉以前

如樂府詩作此佳杜甫夔府以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

規模不可學蘇黃只是今人詩無才豪然一袞說盡無

餘意黃費安排○選中劉琨詩高東晉詩已不逮前人

齊梁益浮薄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二變體李太白專

學之如腰鎌劉琨倚杖牧鷄豚分明說此箇極強不

肯甘心之意如疾風衝塞起砂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蝸

角弓不可張分明說此邊塞之壯語又俊健○陶淵明

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某後生

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側用字

住聖卷之五十七

古今學藝編

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依詩

法○蘇子由愛選詩夢泉本集下龍首秋雲飛此正是

子由慢底句法某却愛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十字

却有力○齊梁間人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

○晉人詩惟謝靈運用古韻如沽字協燭字之類唐人

惟韓退之柳子厚白居易用古韻如毛頤傳牙字資字

毛字皆協魚字韻是也○唐明皇資與秦邁只看他做

詩出來是什麼氣魄今唐百家詩首載明皇一篇早渡

蒲津關多少飄逸氣味便有帝王底氣派越州有石刻

唐朝臣送賀知章詩亦只有明皇一首好有曰豈不惜

賢達其如高尚何○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

和緩底如貞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淵明詩人皆

說是平淡據其看來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

出本相若是詠荆刺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

語出來○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逆不可當只意到

處便押一箇韻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

作也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

詩者也古風兩卷多妙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

去子昂不遠其尊慕之如此然多爲人所亂有一篇分

爲三篇者有二篇合爲一篇者○李太白終始學選詩

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效選詩漸放手夔州諸

詩則不然也○明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前輩

多稱此語如何曰自然之好又不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深則尤佳○人多說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魯直一時固自有所見今人只見魯直說好便却說好如矮人看場耳問韓退之潮州詩東坡海州詩如何曰却好東坡晚年詩固好只文字也多是信筆胡說全不看道理○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老杜詩致遠思恐泥東坡寫此詩到此句云此詩不足爲法○杜子美暗飛簾自照無只是巧韋蘇州云寒雨暗深更流螢度高閣此景色可憇但則是自在說了因言國史備編韋爲人高潔所食寡欲所至之處掃地焚香閉閣而坐其詩無一字做作直是在其氣象近道意常變之間比陶如

好又曰單觀雲填道助叫波翻海此乃退之之家實一醒然再接再厲乃是東野之工○李賀較任得背子不如太白自在又曰賀詩巧○詩須是平易不費力句法混成如唐人玉川子輩句語雖險惟意思亦自可混成無象因舉陸務觀詩春寒催喚客賞酒夜半臥聽兒讀書不費力好○白樂天琵琶行云嘈嘈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這是和而遇至妻妾不似向時聲滿座重門皆掩泣這是淡而傷○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特苦心不動吾今其庶幾此樂天以文滑稽也然猶雅馴非若今之作者村裏雜劇也○唐文人皆不可曉如劉禹錫作詩說張曲江無後及武元衡被刺亦作詩快之白樂天亦有一詩陽快李德裕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多管職詩中凡及富貴者皆說得口津津底涎出杜子美以樸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較旁琯亦正○偶誦寒山數詩其一云城中蛾眉女珠佩何珊瑚鸚鵡花間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云如此類煞有好處詩人未易到此○石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敵王師固有征無私只時雨不殺是天聰○曼卿詩極雄豪而縝密方嚴極好如筆驛詩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之句極佳可惜不見其全集多於小說詩話中略見一二爾曼卿骨氣高非諸公所及其爲人豪放

而詩詞乃方嚴縝密此便是他好處可惜不會得周○山谷詩精絕知他是用多少工夫今人卒乍如何及得可謂好無餘自成一家矣但只是古詩較自在山谷則刻意為之又曰山谷詩忒巧了○陳後山初見東坡時詩不甚好到得為正字時筆力高妙如題趙大年所畫高車過園云晚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極其筆力○張文潛詩有好底多但頗率爾多重用字如梁甫吟一篇筆力極健如云水安受命堪垂涕手擎孺兒是天意等處說得好但結末差弱耳又曰張文潛大詩好惟得符小詩好○古人詩中有句今人詩更無句只是一直說下去這般詩一日作百首也得如陳簡齋性靈集之五

六  
爲學總論

詩創雲交翠壁細雨濕青林暖日薰陽如處陰醉海棠他是甚麼句法○今特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詩大畧云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贊流所以於中散至死傳改周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此王莽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却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愁分了為學工夫然到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箇詩舉世之人盡命去奔走做只是無一箇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只是心裏閑不虛靜之故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

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自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心裏閑如何見得○詩社中人言詩皆原於齊歌今觀其詩如何有此意○作詩先用資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蘇黃以次諸家詩○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義況又不去學好底却只學去做那不好底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嶺崎底今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甚麼用莫道更不好如近時人學山谷詩然又不學山谷好底只學得那山谷不好處林擇之云後山詩係地深地資質儘高不知如何肯去學山谷後山雅健儻似山谷然氣力不似山谷較大但却無山谷詩多輕浮底意思然若論序事又却不及山谷山谷善叙事情敘得盡後山敘得較有疎處若散文則山谷大不及後山○或謂梅聖俞長於詩曰詩亦不得謂之好或曰其詩亦平淡曰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江西之詩自山谷一變至楊庭秀又再變楊大年雖然巧之中猶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來不覺及至歐公早漸漸要說出來然歐公詩自好所以他喜梅聖俞詩蓋枯淡中之意恩歐公最喜一人送別詩兩句云曉日都門道微涼早樹秋又喜王建詩曲徑通幽處禪房在木深歐公自言平生要道此語不得今人都不識這意思只要做事使難亨便不好○明道詩旁人不識余心樂將

謂俗學少年此是後生時氣象也露無全意  
詩作網世以史歷法至后子士歌於閩川容初本光  
王氏別五國授其子奇品皆曰便知其一又印章隋  
唐歷長元西武變蘇昂其平抑風也廣曲妙樂四浙  
私孟於上中盡善二州始才附日蒲方乃卒高馬明置  
過告朝嘉維王為州刺史被授御史之客之入然川  
其為事雖州刺史唐雅正人指水客之極天士夷為  
諸陽於代書工召車王正元冠入寒送初節善與  
隨人迪天在詒四十為應隨子素社至曉請大族府  
故將軍不人左物經累士素社至曉請大族府  
故將軍日未請原外此同河為恩文學上易得稱為說是  
至萬作為馬人即如南海右明故一水場通道故號新  
其安場火發部中人內懷切更去使制副士達聖江  
次惠中深州好後成安性鑑宗好貴之子高卿則逐難初道  
贊州城山廟學人唐元高宗所論初又子復是難學秦人招自士南  
帝年為漢表弟祖宗特詩表世之言專為羽和反予崩明增  
賦十載而告歸五州表中為章或陳聲而諸州刺狂即  
其序名于南刺中為章或陳聲而諸州刺狂即

中諸教平皆已黃髮間守人寒都吏服不官其皇真平皆并齡太有死鑑齒全白協深明對生養明人  
有寫淡深有絲織密如丘園或歲遷却元按休門手入書一以季子高令始甚其詩濟玉律裏弱題從介辟主而  
三亮累詠刪削著技錄後立望過禮尚中唐末下徵吉第相之曲林子外聞為游詩識源續即見馬狹清少為廉未  
改耕遷與傳剖亮一人苦勤空壁部書以鑑或侍宗甫王木器集江南壽太以寧宇厚元人召一浙小氏原台刑之見  
榮顯公自於城出絕際寒問漫中尚同萬方謫即朝子承元仕公公講述近覽慈德和寓君日書談笑餘為州向也  
上就書成詩人而志堅嚴見恩特書平為臨火拜嚴繼宗和慈稱與恐童主觀之迎居作畫多如唐斐詩從帝召  
正源省一禮火皆上送而寺來寫章致河乃太丹院造為中宗之安人不關尊卑山由黨河記見即削李鎮有事曰周  
照前正家尤刻壯舉折衣舞清國事書南服耐衣初益學拜相御元山歲全制宗人名為張辛衣曰是齋長為最孤房  
依吟字元流苦于隱題物之不精表與即縣被封六擢刺史時史鑑其致時任伯猶云未五年二月元和年  
間曰曉於其間在頃即寺晦寺一虛掩人松蕭蕭蕭蕭是後行中為學保褐僧以人微見靈少從國拜林之  
被出山處文詞學得入龍溪以志慶氏好客公西學之安邦居中州師介山明二石曰發為寒翠令學湖自川士也  
噴誠士輩曾有故陵百穴大之風山冊玄風次元節凡公  
田門居處聚朱元餘鍛宮鑄紅爐度肺和斐鑄被  
酒酒為安溫路首武何身七天咸幸沉然後往今唐九  
古堂文為貧窮出篤無捨盤鑿士台見蜀整若用建大塔  
治舊宗黃道隨十成後狂子叫豐宗應座事宰邊伯德  
力里曾本庭詔字里集僧夫突厥縣及禱渾特語種皆裕  
節上記州堅都記蜀隨道耶太凌西還拜山身或累更贊

此謀相國齊晏子一朝被誣言二雅於三士詩賦  
舍甲光自曾祖希亮於洛陽人其先  
墨卓然可稱所著有簡齋集雖天資早傳政和間上  
本上虞人為竹詞氣有風雋佳妙不可好謗  
阮籍等為竹詞氣有風雋佳妙不可好謗  
謂吳東晉宋齊梁竹林七賢仕生中後大才與先  
聖愈宣城人詢從兄禹詩風流清拔米謐梅堯臣  
葛萬里遂以誠名辭攻知奉新孝宗時召武昌士也身為  
無忤賢直講選都官員外郎卒秦臣家有喜飲酒興物  
集四十卷因號宋嘗著揚萬里字廷秀吉水人學  
度士謂零陵丞時張浚薦居萬里勤以正心益急  
萬里除遇三朝開國文節祠于攀大雅  
始終實杜門著書絕意榮宦曰文遠南唐王蒙  
必誤國凶懷激烈不食而死謚曰文遠南唐王蒙  
玉山宋鑑揚傑字大年浦城人祖文遠南唐王蒙  
人來覺而生憇七歲能詩文太宗召見咸淳丙子  
下筆立成而生憇忠貞節終身立聖朝之句陳正  
王蒙之卒號曰文沂所著文集一百九十四卷  
氏學者王蒙之卒號曰文沂所著文集一百九十四卷  
按氏學者王蒙之卒號曰文沂所著文集一百九十四卷  
南軒張氏曰作詩不可直說猶如詩人婉而成章楚詞  
最得詩人之意如豆沉有章芳體有體思公子子未敢  
言是人也而不言則思之意深而不可以言語形  
容也若說破如何思如何思則意味淺矣  
象山陸氏曰詩學尚矣原於春歌委於風雅風雅之變  
壅而溢馬者也流之驛又其流也子孟長楊之賦作  
而驟幾一矣黃初而降以斯傳惟彭澤一源來自天  
稷與衆殊趣而淡薄平夷玩音者少隋唐之間否亦極  
矣杜陵之出參差停時追蹤駢雅而才力宏厚偉然足

卷十  
五

臨川吳氏曰詩之變不一也。虞廷之歌貌矣。弗論余觀百五篇節商周南推自雅頌自頌變風自變風以至於變雅亦然各不同也。詩亡而楚騷作，騷亡而漢五言作，訖於魏晉。顏謝以下雖曰五言而魏晉之體已變變而極于陳隋。漢五言至是幾亡。唐陳子昂變顏謝以下上復晉魏漢而沈宋之體別出。李杜繼之。因子昂而變柳韓。因李杜又變變之中有古體。有近體。體之中有五言有七言。有雜言。詩之體不一。人之才亦不一。各以其體各以其才各成一家言。如造化生物。井織曲直。青黃赤白。均爲大巧之一。巧自三百五篇已不可一槩齊而况後。

性理卷之五十五

文苑學總論

八士

也漢魏迄今詩凡幾變其間宏才實學之士縱橫放肆  
千彙萬狀字以鍊而精句以琢而巧用事取其切模擬  
取其似功力極矣而識者乃或含糊而尚韜韋則亦以  
其不鍊字不琢句不用事而情性之真近乎古也今之  
詩人隨其能而有所尚各是其是孰有能知真是之歸  
者哉集覽  
草社絕當時仕宋官至太常延之與謝靈運人  
齊名附捕為頭謝靈運之傳宋之問傅鑑建安後江  
詩律至沈約宋之問又加嚴麗隱沈宋體按南史沈  
尹尚書侯射著言齊梁書及宋史記數百卷中書將軍邢陽  
與張說等號三教珠英與輩雖稱一臺故中宗朝為  
脩文館學士弟以膳房聞之懸精革業世號三絕  
州安宣自號涪翁與秦太虛書曰某率不毛之地以  
魚鹽生耳目昏塞舊學廢忘是愚中一老農耳所  
蘇軾本厚載東坡居上又號坡翁

凱方成齊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

惟顏子得心齊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

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作

優而何曰学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

作文不知聖人亦

一作據發魯中所蘊自成文耳

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

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夫文以察時變觀乎

人文以化成人下此豈詞章之文也○聖人文章自然

與學爲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

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技花或有剪裁爲之者或有繪畫

爲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

卷之五十一為學總論

卷之五十二為學總論

卷之五十三為學總論

卷之五十四為學總論

卷之五十五為學總論

卷之五十六為學總論

卷之五十七為學總論

卷之五十八為學總論

卷之五十九為學總論

卷之六十為學總論

卷之六十一為學總論

卷之六十二為學總論

卷之六十三為學總論

卷之六十四為學總論

卷之六十五為學總論

卷之六十六為學總論

卷之六十七為學總論

卷之六十八為學總論

卷之六十九為學總論

卷之七十為學總論

卷之七十一為學總論

卷之七十二為學總論

卷之七十三為學總論

卷之七十四為學總論

卷之七十五為學總論

卷之七十六為學總論

卷之七十七為學總論

卷之七十八為學總論

卷之七十九為學總論

卷之八十為學總論

卷之八十一為學總論

卷之八十二為學總論

卷之八十三為學總論

卷之八十四為學總論

卷之八十五為學總論

卷之八十六為學總論

卷之八十七為學總論

卷之八十八為學總論

卷之八十九為學總論

卷之九十為學總論

卷之十一為學總論

卷之十二為學總論

卷之十三為學總論

卷之十四為學總論

卷之十五為學總論

卷之十六為學總論

卷之十七為學總論

卷之十八為學總論

卷之十九為學總論

卷之二十為學總論

卷之二十一為學總論

卷之二十二為學總論

卷之二十三為學總論

卷之二十四為學總論

卷之二十五為學總論

卷之二十六為學總論

卷之二十七為學總論

卷之二十八為學總論

卷之二十九為學總論

卷之三十為學總論

卷之三十一為學總論

卷之三十二為學總論

卷之三十三為學總論

卷之三十四為學總論

卷之三十五為學總論

卷之三十六為學總論

卷之三十七為學總論

卷之三十八為學總論

卷之三十九為學總論

卷之四十為學總論

卷之四十一為學總論

卷之四十二為學總論

卷之四十三為學總論

卷之四十四為學總論

卷之四十五為學總論

卷之四十六為學總論

卷之四十七為學總論

卷之四十八為學總論

卷之四十九為學總論

卷之五十為學總論

卷之五十一為學總論

卷之五十二為學總論

卷之五十三為學總論

卷之五十四為學總論

卷之五十五為學總論

卷之五十六為學總論

卷之五十七為學總論

卷之五十八為學總論

卷之五十九為學總論

卷之六十為學總論

卷之六十一為學總論

卷之六十二為學總論

卷之六十三為學總論

卷之六十四為學總論

卷之六十五為學總論

卷之六十六為學總論

卷之六十七為學總論

卷之六十八為學總論

卷之六十九為學總論

卷之七十為學總論

卷之七十一為學總論

卷之七十二為學總論

卷之七十三為學總論

卷之七十四為學總論

卷之七十五為學總論

卷之七十六為學總論

卷之七十七為學總論

卷之七十八為學總論

卷之七十九為學總論

卷之八十為學總論

卷之八十一為學總論

卷之八十二為學總論

卷之八十三為學總論

卷之八十四為學總論

卷之八十五為學總論

卷之八十六為學總論

卷之八十七為學總論

卷之八十八為學總論

卷之八十九為學總論

卷之二十為學總論

卷之二十一為學總論

卷之二十二為學總論

卷之二十三為學總論

卷之二十四為學總論

卷之二十五為學總論

卷之二十六為學總論

卷之二十七為學總論

卷之二十八為學總論

卷之二十九為學總論

卷之三十為學總論

卷之三十一為學總論

卷之三十二為學總論

卷之三十三為學總論

卷之三十四為學總論

卷之三十五為學總論

卷之三十六為學總論

卷之三十七為學總論

卷之三十八為學總論

卷之三十九為學總論

卷之四十為學總論

卷之四十一為學總論

卷之四十二為學總論

卷之四十三為學總論

卷之四十四為學總論

卷之四十五為學總論

卷之四十六為學總論

卷之四十七為學總論

卷之四十八為學總論

卷之四十九為學總論

卷之五十為學總論

卷之五十一為學總論

卷之五十二為學總論

卷之五十三為學總論

卷之五十四為學總論

卷之五十五為學總論

卷之五十六為學總論

卷之五十七為學總論

卷之五十八為學總論

卷之五十九為學總論

卷之六十為學總論

卷之六十一為學總論

卷之六十二為學總論

卷之六十三為學總論

卷之六十四為學總論

卷之六十五為學總論

卷之六十六為學總論

卷之六十七為學總論

卷之六十八為學總論

卷之六十九為學總論

卷之七十為學總論

卷之七十一為學總論

卷之七十二為學總論

卷之七十三為學總論

卷之七十四為學總論

卷之七十五為學總論

卷之七十六為學總論

卷之七十七為學總論

卷之七十八為學總論

卷之七十九為學總論

卷之八十為學總論

卷之八十一為學總論

卷之八十二為學總論

卷之八十三為學總論

卷之八十四為學總論

卷之八十五為學總論

卷之八十六為學總論

卷之八十七為學總論

卷之八十八為學總論

卷之八十九為學總論

卷之二十為學總論

卷之二十一為學總論

卷之二十二為學總論

卷之二十三為學總論

卷之二十四為學總論

卷之二十五為學總論

卷之二十六為學總論

卷之二十七為學總論

卷之二十八為學總論

卷之二十九為學總論

卷之三十為學總論

卷之三十一為學總論

卷之三十二為學總論

卷之三十三為學總論

卷之三十四為學總論

卷之三十五為學總論

卷之三十六為學總論

卷之三十七為學總論

卷之三十八為學總論

卷之三十九為學總論

卷之四十為學總論

卷之四十一為學總論

卷之四十二為學總論

卷之四十三為學總論

卷之四十四為學總論

卷之四十五為學總論

卷之四十六為學總論

卷之四十七為學總論

卷之四十八為學總論

卷之四十九為學總論

卷之五十為學總論

卷之五十一為學總論

卷之五十二為學總論

卷之五十三為學總論

卷之五十四為學總論

卷之五十五為學總論

卷之五十六為學總論

卷之五十七為學總論

卷之五十八為學總論

卷之五十九為學總論

卷之六十為學總論

卷之六十一為學總論

卷之六十二為學總論

卷之六十三為學總論

卷之六十四為學總論

卷之六十五為學總論

卷之六十六為學總論

卷之六十七為學總論

卷之六十八為學總論

卷之六十九為學總論

卷之七十為學總論

卷之七十一為學總論

卷之七十二為學總論

卷之七十三為學總論

卷之七十四為學總論

卷之七十五為學總論

卷之七十六為學總論

卷之七十七為學總論

盡者積至於唐文籍之備蓋十百前古元和之間韓柳輩出咸以古文名天下然其論著不謗於聖人蓋寡矣自漢訖唐千餘歲而士之名能文者無過是數人及考其所至卒未有能唱明道學窺聖人間與如古人者然則古之時六籍未具不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亡益於得也申鑑檢通鑑中不害鄭之賊臣掌黃老之說名以干韓服侯張侯用以為相內脩政教外修公子與李斯俱學於荀卿吾刑名法韓之學作說難始皇嘉之未幾斯既而著之說下吏斯遺藥令自殺

由理卷之三十一 今為學總論

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載為六經自左丘明作傳文章始擇文勝質也集解左明氏族云左丘明因春秋作傳杜預云仲尼為素王立明為素臣宋元豐中詔從祀夫子廟庭追封徽丘伯

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縝衰世之文耳是將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楚詞不甚怨君今被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樣九歌是托神以爲君言人間閭一 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爲山鬼又倒説山鬼欲親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却不貫○問離騷卜居篇內字曰字義從來曉不得但以意看可見如突梯滑稽只是歎熟迎逢隨人倒隨人

起底意思如這般文字更無些小窒礙想只是信口恁地說皆自成文林艾軒嘗云班固揚雄以下比肩而做文字已前如司馬遷司馬相如等只是恁地說出今看來是如此古人有取於登高能賦這也須是敏湏是會惱得通暢如古者或以言揚說得也是一件事後世只就紙上做如就紙上做則班揚便不如已前文字當時如蘇秦張儀都是會說史記所載想皆是當時說出又云漢末以後只做舊對文字直至後來只管弱如蘇秦著力要變不得直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虧對合偶以前體格然當時亦無人信他故其文亦變不盡纔有一二大儒略相効以下並由理卷之三十一 今為學總論

朱子曰依舊到得陸宣公奏議只是變開做去又如子厚亦自有變開之文向來道是他初年文字後將年譜看乃是晚年文字蓋是他幼少間模樣做則劇耳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竟無能變到尹師魯歐公幾人出來一向變了其間亦有欲變而不能者然大抵都要變所以做古文月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委堆楚些沈存中叶韵到篇終前句只發以些爲呪語如今釋子念娑婆詞三合聲而巫人之禱亦有此聲此却説得好蓋今人只求之於推而不求之於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兩例後人不曉却謂只此兩此謂如○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澀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悲詠半去自是好

後來如魯直恁地著力做却自是不好○古賦須熟看  
風宋韓柳所作乃有進步處○筆詞平易後人學做者  
反艱深了都不可曉○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氣錯詭利  
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董仲舒之文綴弱其答賢良策  
不答所問切處全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  
更不如漸漸趨於對偶如楊惲董宣尚識緯張平子非  
之然平子之意又却聖會風角鳥占何愈於識緯陵夷  
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古人作文作詩各摹  
倣前人而作之益學之既久自然純熟如相如封禪書  
模倣他多柳子厚見其如此却作直符以文之然其文  
體亦不光乎陷龍裝也○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  
形神  
生理卷五十六  
列傳總論

戰國文氣象質語文亦然老蘇文亦雄健以此皆有不  
帖帖意仲舒文質劉向文又較質亦好無些虛氣象比  
之仲舒仲舒較滋潤發揮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  
以後便質到杜欽谷永書又太弱無歸宿了匡衡書多  
有好處漢明經中皆不似此○司馬遷史記用字也有  
不得不是處賈誼亦然如治安策說太子處云太子  
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這下面承接便用解說此義忽  
然掉了却說上學去至學者所學之官也又說帝入東  
學上親而貴仁一派了却方說上太子事云及太子既  
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都不成文義更無段落他只是  
乘才快胡亂寫去這般文字也不可學董仲舒文字却  
平正只是又因善仲舒匡衡劉向諸人文字皆委弱無  
氣勝司馬遷賈生文字雄豪可愛只是逞快下字時有  
不穩處段落不分明匡衡文字却細密他看得經書極  
子細能向裏做工夫只是做人不好無氣節仲舒讀書  
不如衡子細陳略甚多然其人幼工歸闕不及也苟  
子云誦數以貫之思索少通之誦數即今人讀書記遍  
數也古人讀書亦如此只是荀卿做得那文字不帖律  
處也多○仲舒文大體文然也無精彩○孔氏書序不  
類漢文似子雲之賦試書問董仲舒三策文氣亦弱與  
晁賈詩人文章殊不同何也曰仲舒爲人寬緩其文亦  
如其人大抵漢自武帝後文字要入細旨與漢初不同  
羅繩之手稿  
列傳總論

今人所以識古人文字不破只是不<sub>曾</sub>子細看是先將自家意思攢在胸以所以見從那偏處去說出來也都是橫說又曰人做文章若是子細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間做出文字意思語脉自是相似讀韓文熟便做出韓文底文字讀得蘇文熟便做出蘇文底文字若不曾子細看少間却不得用大率古人文章皆是行正路後來杜撰底皆是行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正底路來做將去少間文章自會高人又云蘇子由有一段論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著又如鄭齊校云做文字自有穩底字只是人思量不著橫渠云發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是難不知聖人說出來底也只是這幾字如何鋪排得恁地安穩<sub>或曰子</sub><sub>這幾字只</sub><sub>來這幾字只</sub>然而人之文章也只是三十歲以前氣格都定但有精與未精耳然而掉了底便荒謬只管用功底又較精向見韓無咎說他晚年做底文字與他二十歲多前做底文字不甚相遠此是自驗得如此人到五十歲不<sub>是</sub>理會文章時節前面事多日了小了若後生時每日便偷一兩時間做這般工夫若晚年如何有工夫及此或曰人之老年知識却會長進曰也是後生時都定便長進也不會多然而能用心於學問底便會長進若不學問只縱其多氣底亦如何會長進日見昏了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盡萬千道理晚年只恁地闖報底

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學便老而衰曰只這一句說盡了  
又云某人晚年日夜去讀書某人戲之曰吾丈老年讀  
書也須還讀得入不知得入如何得出謂其不能發揮  
文章如秀筆寫字全無鋒銳可觀又云某四十以前  
尚要學人做文章後來亦不暇及此矣然而後來做底  
文字便只是二十左右歲做底文字又曰劉季章近有  
書云他近來看文字覺得心平正某答他令更掉了這  
箇盛心看文字蓋他向來便是硬自執他說而今又是  
將這一說來早正是未理會得大率江西人都是硬執  
他底橫說如王介甫陸子靜都只是橫說且如陸子靜  
說文帝不如武帝豈不是橫說又云介甫諸公取人如  
資質淳厚底他便不取看文字穩底他便不取如那決  
裂底他便取說他轉時易大率都是硬執他底○韓文  
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其方脩韓文考  
語之類辨得皆是黃達才言柳文較古曰柳文是較古  
異而學者至因曰韓退之議論正規模闊大然不如柳  
子厚較精密如辨鵠冠子及說列子在莊子前及非國  
會臺子人文字○因論韓文公謂如何用功了方能辨  
古書之真偽曰鵠冠子亦不曾辨得柳子厚謂其書乃  
寫賈誼鵬賦之類故只有此處好其他皆不好柳子厚

看得文字精以其人刻深故如此韓較有些王道意也  
每事較合洪便不能如此○退之要說道理又要則劇  
有平易處極平易有險奇處極險奇且教他在潮州時  
好止住得一年柳子厚却得永州力也○柳學人處便  
絕似平淮西碑之類甚似詩學陶者便似陶韓亦不  
必如此自有好處如平淮西碑好○問韓柳二家文體  
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又問子厚論封建  
是否曰子厚說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亦是但說到後  
面有偏處後人辨之者亦失之太過如廖氏所論封建  
排子厚太過且封建自古便有聖人但因自然之理勢  
而封之乃見聖人之公心且如周封康叔之類亦是古  
性理卷之五  
為學總論

有此制因其有功有德有親當封而封之却不是聖人  
有不得已處若如子厚所說乃是聖人欲否之而不可  
得乃無可柰何而爲此不知所謂勢者乃自然之理勢  
非不得已之勢也○有一等人專於爲文不去讀聖賢  
書又有一等人知讀聖賢書亦自會作文倒得說聖賢  
書却別做一箇說異模樣說不知古人爲文大抵只如  
此那得許多詫異韓文公詩文冠當時後世未易及到  
他上宰相書用著音義詩注一齊都寫在裏面若是  
他自作文豈肯如此作最是說載沈載浮沈浮皆載也  
可笑載是助語分明彼此說了他又如此用○問韓  
文季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者來有病曰文者  
性理卷之五  
為學總論

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時有名之上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淳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馳騁忒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劉子深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大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因傷時文之弊謂張才叔書義好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胡明仲醉後每誦之又謂劉棠舜不窮其民論好歐公甚喜之其後姚孝寧易義亦好西銘自孟子已後方見有此兩篇文章○嘗以伊川答方道輔書示學者曰他只恁平鋪無緊要說出來只是要移易他一兩字太極云或也得要改動他一句也得西銘事○李泰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首卷潛書民言好如古清夫論之類周禮論好如宰相掌人主飲食男女事其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字氣象大段好甚使人愛之亦可見其時節方興如此好老蘇父子自文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歐公喜之李不較貼不爲所喜范文正公好處歐不及○嘗讀宋景文張巡贊曰其文自成一家昌黎少服人嘗見其寫一龍图阡表二句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六一文一唱三嘆今人是如何作文○六一文有斷續不接處如少了一字摸樣如歌演詩集序喜爲歐詩以自娛十年間兩

節不接六一居士傳意凡文弱仁宗飛白書記文不佳制誥首尾四六皆治平間所作非其得意者恐當時亦被人催促加以文思緩不及字紗不知如何然有紓餘曲折辭少意多玩味不能已者又非辭意一直者比黃夢升墓誌極好其所喜者豐樂亭記○歐公文字鋒刃利文字好說論亦好嘗有詩云玉顏自古爲身累肉食何人爲國計以詩言之是第一等好詩以議論言之是第二等說論○問歐公文字愈改愈好曰亦有改不盡處如五代中宦者傳末句云然不可不戒當時必是載張承志等事在此故曰然不可不戒後既不欲載之於此而移之於後則此句當改偶忘削去故也○歐公爲蔣頴叔輩所詆既得辨明謝表中自叙一段只是自胷中流出更無此窒礙此文章之妙也又曰歐公文亦名是備改到妙處頃有人買見一作得他醉翁亭記草初說

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未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是增改到妙處頃有人買見一作得他醉翁亭記草初說成文理者不知如何○歐公文章及三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却那尋常底字○文章到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荊公文暗○歐公文字敷腴溫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淺近處然却平正好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處後來到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老蘇尤甚大